

心理 咨询丛书

XINLIZIXUNCONGSHU

心理咨询手记

陈仲舜 / 著

性 爱



众 生 相

中国华侨出版社

X
I
N
L
I
Z
I
X
U
N
C
O
N
G
S
H
U
X
I
A
N
G

● 心理咨询丛书

性爱 

生相

——心理咨询手记

陈仲舜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爱众生相/陈仲舜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4

ISBN 7-80120-602-9

I. 性… II. 陈… III. 性心理学 IV. R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02)第 020464 号

心理咨询丛书

● 性爱众生相

著 者/陈仲舜

责任编辑/文惠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秦真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14.5 字数/339千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版 次/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8000册

书 号/ISBN 7-80120-602-9/C·1

定 价/24.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 100029

E-mail: zghqcb@163net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陈仲舜简介

男，1927年10月出生。1944年入长春大学医学院学习，1950年受聘于南京精神病院(现南京脑科医院)，兼南京大学神经精神科助教，后师从高伯勒教授(弗洛伊德弟子)学习精神分析；1979年起任天津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83年在全国率先开办心理咨询门诊；1987年开办中国首家心理救援热线；1997年退休，有专著10多本。1995年起受聘为原《青年心理咨询》杂志(今《心理辅导》月刊)专家顾问，并为该刊开设专栏。2001年5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序言：陈仲舜，我的精神父亲

□方 刚

♥先生是累死的

朋友的电话在深夜打到我北京的家中，告诉我：“陈老师不在了。”我在原地坐了3个多小时，几次泪流满面，哽咽难抑。

我爱的先生走了！我的父亲走了！年长我41岁的朋友走了！

陈老师怎么会走呢？！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人。我可以永远拥有这样一位朋友，这样一位父亲与师长！

每次回天津，都要同陈老师一起吃顿饭。一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这位74岁的老人告诉我，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了。他仍然奔波在天津市的各大医院中，仍然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仍然每天坚持写3000字的稿件。

他有那样好的胃口，我都无法像他那样大口地吃肉。他的精力是那样的旺盛，每天骑着摩托车跑来跑去。曾有几个周末，我旁听他的门诊，一天下来，我这个旁听者已经精疲力竭，而他仍神采奕奕。

这可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呀！

陈老师多次说过，他活到90岁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计划着80岁之后开始写心理小说。他希望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认为我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选。

但是，先生却意外地走了，没来得及留下任何嘱托。先生是2001年5月15日早晨，被家人发现倒在客厅的地上的，眼镜和烟灰缸摔在一边。那时，先生的脉搏已然停止。先生被认为死于心脏或大脑的突发病变。

我却以为，先生是累死的。

5月12日，先生全天门诊；13日，先生白天出门诊，晚上到电台的“悄悄话”节目做直播；14日白天出门诊，而晚上，眼疾尚未痊愈的他，还手持着放大镜写作。15日晨当人们发现突然故去的他时，还发现了书桌上尚未写完的文稿。

♥一位愉快的朋友，一位和善的父亲

先生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了，他长年这样高负荷地劳作，从未想过自己毕竟年过七旬。事实上，他的心态也确实只有二三十岁。

1994年，为了写作《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我开始接触陈老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所谓的长者身份以及名人矜持的人。他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与各种年龄、身份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平等相处。他将《陈仲舜心理咨询手记》一套6册签赠给我的时候，用的称呼是：“方刚小友”、“我的老师”、“方刚学弟”。

一次我问及他时下的性爱生活。老人爽快地告诉我，生理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心理的欲望还有，渴望爱一个人，并被对方所爱。现在想来，那是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呀，一位年过七旬的长者，同一位晚生在那里以如此安详平和的姿态坦然谈论自己的私

生活，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个人曾做到这一点。

有些时候，陈老师极像一个孩子，他的身上保持了孩子才有的许多纯真。

还是几年前住在天津的时候，一天，陈老师突然说，他想去我家吃顿饭，尝尝我太太的手艺。那天，老人吃得很开心，胃口好得让我们担心，一边喝着酒一边天南海北、眉飞色舞地聊着，神态分明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我同陈老师提及几个文朋诗友的聚会，没想到他立即说：“再有这种时候也叫上我。”我说，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说：“好呀，我想去。”

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之后，我立即发现他给咨询者的建议一切都基于最本质的人性。这让1994年的我一次次感到震惊，内心不断地接受着冲击与洗礼。我便这样在他的影响下完成了一次现代两性观念的启蒙，并且自己也最终执著于两性问题的研究与著述。这位跨世纪的老人，观念却一直走在我们时代的最前列。

1995年，我自己一度处于极大的精神困扰中。陈老师得知了，主动打电话约我去，那天我们谈了一下午。此后我何时心情不好了，便立即去找他，而他也无一例外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长谈。就是在他的诊所里，我度过了一次次精神上的困境。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2000年，我决定考研，压力很大，一度处于极度焦虑中，头发掉了许多。我找到陈老师，和他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不会有什么人比一位资深心理医生的疏导与建议更有效了，何况是一位天才般的心理医生。陈老师以最大的热情支持我考研，他说：“你35岁考上，也不晚呀。”

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离开时，我问陈老师：“如果我再焦虑，怎么办？”陈老师说：“只有一个办法，再来找我。”陈老师，如今我能到哪里去找您呢？

也许因为自幼丧父的关系，我总是不自觉地在寻找一位精神上的父亲，而陈老师，便是我找到的这样一位精神父亲。我对这位父亲有一种恋父情结，但一度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也对他产生了一种“仇父情结”。具体的表现是，在一家刊物举办的编前会上，当谈及陈老师文章时，我鬼使神差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我便为自己的举动痛悔了。我清楚自己所说并非我之所想，但我何以又会那样说呢？何以会在背后贬损我所敬爱的老师呢？虽然通过自我的心理分析，我意识到这是“仇父情结”的一种表现，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在写作《精神我析》一书时，我认真反省了这件事，并做了如实的记录。书出版后，我却迟迟不敢寄给陈老师，一拖便是一年多。那天，还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饭桌上，陈老师忽然说，他的助手看到我的《精神我析》了，知道其中有一段写了他。我当时极为紧张和惶恐，我立即向陈老师如实地谈了我那次的“仇父”表现，我说，希望这件事不要伤害陈老师。陈老师说，不会的，把书寄给我看看吧。

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寄了书给他，心里仍然惴惴的。一个多星期后接到陈老师的来信，闭口不提那段文字，只是说，他以为这是一本很有水平的书，“如果有机会再版，我想为它写序。”我悬着的心，最终落回原处。

♥他为同性恋者介绍朋友

陈老师是曾为我的书写过序言的。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即将出版，出版社需要一个专家的声音，我找到陈老师，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在那篇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里，他全面颠覆

了对同性恋的传统偏见，直言对于同性恋者的关爱。事后我曾接到读者来信说，整个那本书，只有那篇序言让人看了最舒服。那是1995年呀！

2001年，中国的精神病学分类标准中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排除了。但我知道，在陈老师的诊所里，至少10年前便已然将同性恋非病理化了。

了解中国同性恋生存处境进程的人士都知道，来自社会学界的学者们最早普遍接受同性恋非病非罪的观点，而精神医学界是比较保守的。1994年底，我参加一个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家的会议，其间几乎全部的医生都认为，应该维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

陈老师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他告诉我，他已很多年不“治疗”同性恋者了。

不仅不给同性恋者“看病”，陈老师在1994年便已频繁地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他的门诊室外常会有几个同性恋者在那里结识同道，交流感受。这在当时同样令我吃惊，陈老师对我讲：“他们比异性恋找伴侣更难，很痛苦。为异性恋者介绍对象被视为积德的事情，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更积德。”当中国绝大多数的心理诊所在诊治“同性恋患者”的时候，陈老师的诊所已成为“介绍所”。

许多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位天才般的人物。

♥他的传奇故事

与人谈起陈老师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眉飞色舞地讲我亲眼目睹的一些“传奇故事”。

一次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一个男青年进来，尚未坐稳，陈老

师便没头没脑地忽然问到：“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我当时都听愣了，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听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位男青年是一位自我否定的同性恋者。而陈老师早在他开门进来的一瞬间便看出来。

还有一次，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进来，陈老师也是开门见山：“你住在城乡结合部吧？”我亦搞不明白，陈老师何以一见面便知道这位妇女居住区的类型。后来陈老师向我解释，从那位妇女进屋，到坐在他的面前这一过程中，他已判断出她是一位洁癖患者。从她的穿着打扮和年龄上看，她丈夫事业有成，孩子们早已自立，她本人退休不久，住在城郊结合部，处于最易出现心理疾患的状态中。处于此状态下的女性，无法从工作和家庭得到寄托，相反却对婚姻有许多忧虑，加之城郊结合部是传统观念与新观念交融的地区，她思想上的困扰便更甚一等。而这才是洁癖的真正病源。所以那病人还未开口，陈老师已对她的病情与由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另一个我必对他人讲起的经典事例是，我母亲住处的一位邻居妇女，莫名其妙患病一两年了，直至瘫在床上，几乎走遍了天津所有的大医院，均治不了。凭直觉，我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并向病人家属推荐了陈老师。陈老师在半个月内两次登门，到第二次登门时，那妇女已经能够下地了，而一个月后，更是满院子溜达；三个月后，已然白白胖胖，整日笑容满面了……这不是传奇，而是事实。

♥攻击和诋毁：他的工作方法

全国各地的求询者，都不远千里慕名到天津寻求陈老师的帮助。但与此同时，反对甚至攻击他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对陈老师的诋毁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他的工作方法；二，他的私生活。

陈老师很少为病人做深入的心理分析，更多倾向于直接提出行动建议，他又主张心理咨询与药物治疗的结合，这在心理学界受到批评。主流派的心理咨询师认为，对求询者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是必须的，而且反对用药，认为陈老师的咨询很不正规，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而陈老师的观点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情况，特别是对心理咨询的了解程度，都决定了那种长期、深入的心理分析在目前中国行不通。关于用药，在中国现阶段看心理医生的人，往往都是病到很深程度了，出现了种种生理反应的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公众对心理咨询了解甚微的社会背景下，只有适当开药，才会给病者以足够的心理安慰，从而促进治疗效果。“他们总是认为管用的是那几个药片，而不是你所说的那些话。”陈老师曾如是说。陈老师所开出的药物，多是少量的抗焦躁与抗抑郁类药。

我的看法是，陷于是否用药以及咨询方法的争论中，是很没有意义的，效果，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一位医生工作的最高也是惟一指标。正如陈老师自己所说，他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我一直替陈老师引以为憾的是，他原本完全可以写一部总结自己这“中国特色心理咨询”的专业论著，但他将自己的人生完全投入到具体的帮助咨询者的工作中，大量撰写的稿件也都是提供给大众期刊，使最广大读者受益，反而无机会做这种可以给他带来更高学术声誉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心理咨询事业的一个损失。

在工作中，陈老师曾受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在国内首先开始了有偿的信件咨询，最早每信收费 10 元，近年改为每信 20 元。

中国人是耻于谈钱的，只要略动一下脑筋便会清楚，这种付费咨询的种种合理性。据我所知，陈老师每天平均回信十多封，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面对每天雪片一般的咨询信无休止地无偿付出呢?!

一次我在陈老师那里看到一封来自山区的咨询信，除了谈到自己的病情外，还提到了随信附寄的10元钱的来之不易。陈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将钱退了回去，并详细地回了信。

有人说陈老师惟利是图，只认钱。这实在是一种冤枉。我曾多次介绍处于心理困境中的朋友给陈老师，我原以为陈老师会收咨询费，但这位老者总是一次次地接见他们，一谈便是几个小时，从未提过一个钱字。而他的诊所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咨询。

年初，我的一位读者从山东打电话找到我，寻求心理帮助。我将她介绍给陈老师，陈老师在电话里大致了解了病情后，反对她来天津，而是提供了当地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说：“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医生。”

♥攻击和诋毁：他的私生活

如果说工作方法上的分歧还可以探讨的话，那么人们对他的私生活的过分关注与批评让我更觉心痛了。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陈老师的人，在同我提到他的时候，传播着这样的舆论：他总是对病人生发感情（心理学上称反移情），或利用病人对他的感情（心理学称移情），所以作为一位心理医生，陈仲舜的道德有问题。我于是知道人们是多么乐于接受道听途说的绯闻，并且是多么不负责任地传播了。

确实有很多女孩子迷恋陈老师，我在他的门诊就看到很多。这是一位极具同情心，极温情脉脉的帅老头，有一次我看到他将一份测量表交到一个女孩子手里，柔声细气地告诉她如何填写的时候，我亦为之动容。他的眼睛永远是亮亮的，那份斯文与帅气，虽已七十多岁了，仍极具魅力。而他对病人的那种深刻的关怀，又让人无法不感动。所以，病人的移情在很多时候是顺理成章的。

我不知道陈老师是否有反移情的时候，我想，即使有，同样是很正常的吗？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老人，又值独身（他先后三次结婚后离婚，之后多年来一直独身），即使爱上一个病人，又会怎样呢？

我曾同陈老师讨论，他通常是如何对待移情的，那些移情者多数是正处于情感困境中的女大学生。陈老师有他自己独特的发明，他总是告诉那些自称爱他，要伴他一生的女学生们：“可以。但是中国容不下我们，我们必须到国外生活。你努力学习吧，考到国外读研究生，然后我也就可以出去了。”许多女孩子就是这样被一份爱情激励着，并最终考上国外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研究生。陈老师说：“当她们出去之后，在那个环境里，很快就会把我忘记的。”老人这样说的时候，露出一丝顽童般的笑容。靠着这种善意的谎言，陈老师帮助女孩子们度过了她们情感的困窘期，同时取得事业上的进步。我相信那些女孩子们不会真的忘记陈老师，她们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老头子的良苦用心。

一次，陈老师还拉开一个抽屉，向我展示满满一抽屉信封精美的来信。他说，这都是一位女中学生写给他的求爱信。老先生这一次感到困窘了，想尽了办法将女孩子的精力转移到学习上，还同她的父母取得联系，共同配合着帮助她。

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在陈老师的灵堂前痛不欲生。如果有人告

诉我，她们对陈老师的感情中除了对医生的尊崇之外，还有一种移情，我不会觉得这是任何人的过错。移情不是过错，关键是如何对待移情。

我奇怪的是，一些与陈老师十几年没有交往的同行，也热心于传播种种流言。这也许不能仅仅用“同行相轻”来评价，还有更深层的人性根源。

一位从北京来向陈老师咨询的女青年，后来又向北京的一位著名心理医生咨询，那位医生同陈老师已十几年没有交往了，却明确警告那位女孩子：“躲陈仲舜远点儿，他是大流氓，专门勾引女病人。”女青年写信向陈老师讲述了这件事，陈老师这一次忍无可忍，立即写信要求那位心理医生正式道歉，否则将对簿公堂。那位医生很快寄来了道歉信。

1983年，陈老师开设自己的私人心理门诊，那是中国新时期最早的心理门诊之一。1987年，他开设中国最早一条心理救援热线，十多年来，至少数万人，甚至可能是十余万人，以各种形式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陈老师曾说，除了台湾，他的咨询者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包括香港和西藏。这个门诊和这条热线，一直忙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2001年新年，我寄了一张贺卡给陈老师，上面写的是：“亦父，亦师，亦友”。我内心对这位老者的心情，只有这样六个字才能够表达出。陈老师的灵堂前，我献上的花圈同样是这六个字。一位朋友看到后对我讲：“你寄给陈老师的贺卡上写的就是这六个字吧，陈老师很高兴，还拿出来给我看过。”这话，让我再次掉泪。

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时，他还问起过我的儿子。我说，再到春节回天津的时候，带去让您看看。陈老师的脸上露出一丝长辈慈祥的笑容。今天，我的儿子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慈爱的爷爷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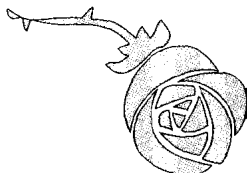
我是在陈老师出殡前一天赶回天津他的灵堂的。在陈老师女儿的陪伴下，我去了太平间。一路上我几次以泪洗面，而见到陈老师的那一瞬，我无法克制地跪到地上，双手抱着他的头痛哭失声。我的父亲就这样走了！

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一位可以谈心求助的友人了！

对于所有那些寻求心理帮助的人们，陈老师又何尝不是一位父亲、师长，以及朋友呢？

我相信所有曾受益于陈老师的人，都永远无法忘记这样一位父亲！

陈老师，我们永远爱你。



性爱众生相

目录

(序言)陈仲舜，我的精神父亲 / 1

● 爱的困惑

孪生姐妹成了同性恋 / 3

心理干预，帮她度过感情危机 / 15

痴情女儿梦 / 27

三个尼姑的感情纠葛 / 36

女研究生与导师，爱在何方 / 46

移情与反移情 / 57

美丽的移情 / 71

爱上了领导怎么办 / 81

我爱上老师怎么办 / 84

抚摸温暖的阳光 / 87

最后一次签证 / 98

婚姻大事不可稀里糊涂 / 108

狂吻的疑虑 / 111

我为什么没有激情去爱 / 114

我该不该和性开放的女友结婚 / 117

如何面对风骚的女友 / 120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 / 123

● 青春节拍

逐爱的蝴蝶 / 129

为爱轻狂 / 141

情缘难了，女大学生出家 / 152

校园性爱众生相 / 161

忘记冬天的女孩 / 173

小娜的性爱经历 / 186

郗丽，你真的死而无憾吗 / 200

骚动的青春别说烦 / 210

● 性的苦恼

多情女模特 / 219

摆脱不了的裸体感 / 230

被“污染”的纱裙 / 234

膜比心更重要吗 / 238

怀疑自己被强奸 / 242

如何对待爱吸乳的男友 / 246

失身的安萍 / 249

走进美国神学院的中国女孩 / 260

蝶恋，不可忽视的初次性体验 / 273

少女的忏悔 / 287

性骚扰，责任在谁 / 290

如何克服性联想 / 293

我是一个性变态的女孩吗 / 296

让妈妈介入性困扰 / 301